

1960年代,为解决群众治病难的问题,海南全区各市县都先后以大队为单位办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看病不花钱

赤脚医生走乡串户为农民治病

本报记者 张苏民 通讯员 林少川

在1960年代,赤脚医生背着一个药箱,走乡串户,基本上凭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为百姓治病。这张名为《黎寨新医》的老照片,是老摄影家蔡自强于1970年在儋州市那大镇不远的一个小黎村所拍。

照片中,脚边放着药箱的赤脚医生,正在给一个阿婆针灸治病。旁边,一位县里下来的医生,正在对赤脚医生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蔡自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南过去一直缺医少药,尤其是农村缺少医疗人员,如果只是靠县里和卫生院的医生,要解决广大农民的看病问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因此,那时产生的农村合作医疗,是个特了不起的新生事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而赤脚医生们,因地制宜依靠民族中草药、针灸为广大百姓治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长征公社最早创办合作医疗

海南农村办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据新闻史料记载,最早办合作医疗的是琼中县长征公社,于1958年创办,以后逐步在全县推广。至1968年,琼中全县13个公社都办起合作医疗。1960年代,海南全区各市县都先后以大队为单位办合作医疗,办得较好的有琼山县灵山公社新管大队、万宁县大茂公社周家蒋大队、澄迈县老城公社玉堂大队、琼海县九曲江公社排沟大队以及临高县博厚公社的社办合作医疗。

蔡自强那时常常走乡串村,拍了不少反映农村合作医疗的照片。他1971年在昌江拍的一组名为《合作医疗好》的照片里,有赤脚医生在免费给农民听诊看病,有赤脚医生到村头免费给学生注射预防针,还有同一公社不同大队的赤脚医生聚在一起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

“他们大多不穿鞋,没上过专业学校,经过一些简单培训,大多边学边做。很辛苦,但很受农民的欢迎。”蔡自强回忆道,“那时农村搞合作医疗,农民看病不花钱,因此来看病的农民常在小小的医疗站里排着长队等待看病。但赤脚医生也常常出门巡诊,谁家有病不方便到医疗站,也会上门治病。”



1970年儋县番加黎村,县医疗队的医生在指导赤脚医生为群众看病。
本版图片由蔡自强摄

省卫生厅原厅长韦少成告诉记者:“培养农村赤脚医生,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推广使用中草药防治疾病,是当时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主要措施和内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随着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兴起时,农民依靠集体力量,发扬互助精神,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集体医疗保健制度。

“那时的合作医疗分两种,一种是以大队为单位创办,后来渐渐发展为以公社为单位创

办,但还是以大队创办的为主。”韦少成介绍说。

八成多大队实现合作医疗

“1970年,我当时在海南行政区卫生局任预防保健科副科长,曾经一个人骑辆单车到临高的博厚公社调查合作医疗,发现情况不错,解决了农民很多看病难题。当时,全海南有85%的生产大队都办了合作医疗,有49个公社实现社办合作医疗,琼中等9个市县

实现了合作医疗‘一片红’。”韦少成说道。

韦少成介绍说,那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参加对象是愿意缴纳一定合作医疗费用的人民公社社员、农村基层不脱产的干部。经费来源主要是由参加合作医疗人员交纳,按参加人数计算,每人每月交0.1—0.2元,有的单位是按年收费,每人每年交1—2元。多数单位是在社员交公粮时,在粮款内扣除。其次是大队公益金补助,部分有集体经济的大队或公社给合作医疗经费补助,补助形式不一,有些是给转院治疗的病人补助医药费,有些是投入资金给合作医疗基金统一管理,有些大队是负责赤脚医生的报酬开支等。

参加合作医疗人员到大队的合作医疗站诊病、留医、分娩,不收医药费,有的只收挂号费。大队办合作医疗,病人转到公社卫生院以上医疗单位诊治,所用的医药费,大队合作医疗经费给予补助30%—80%;社办合作医疗,卫生院收挂号费,免收一般常用药品费(制定免收药的药品目录),贵重药品收费,住院、分娩免收床位费、手术费。转送到县以上医疗机构诊治的病人,医药费补助20%—50%。

“那时,公社建有公社卫生院,大队建有卫生所、生产队有卫生室。”韦少成说。由于办合作医疗,许多生产大队都加强了卫生所的建设,由大队出工出料建大队合作医疗站,一般是2—3间平房,大的合作医疗站有5—6间,其中还设有分娩室(或产院)。卫生人员2—3人,其中有1名女赤脚医生;多的也有4—5人。赤脚医生的报酬一般与大队干部副职的待遇相同,多数是记工分,年终分配兑现,也有少数是由合作医疗经费中开支。

“农民基本上看病是不花钱的,那时的医药成本也低,因为当时普遍采用的是中草药和针灸治疗疾病,县和区里的医生经常要下乡对赤脚医生进行培训。可以说,当时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还是比较健全的。”韦少成感慨地说道。

老农合的解体和新农合的兴起

“那时的农村合作医疗还是比较原始的,由于是由大队或公社创办,因此大队经

济好的地方,农民看病使用的免费药就多一些、好一些。有的地方由于经济困难,合作医疗有时会临时停办,等大队经济情况转好后,才又接着办。”韦少成说道。由于筹资水平本来就低,加上缺医少药,好药不多,大多使用的都是一些成本较低的中草药、针灸等,因此也只能解决老百姓常见的感冒、拉肚子等常见病。

虽然存在局限性,但韦少成仍对其给予客观评价:“海南的合作医疗,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不断整顿、完善,维持在一个平稳发展的态势,在农村群众性防治疾病中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影响,有的地方强迫命令、“一刀切”开展合作医疗,违反了自愿原则一哄而起办合作医疗;也有的地方不从自身经济条件出发,盲目提高医药费补助标准。所以,有些大队、公社办的合作医疗基础、经济基础不牢固,难以维持。从1974年以后,全区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开始下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农村开始逐步实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撤销人民公社,农村行政组织按乡(镇)、行政村等划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出现,由于缺少集体经济支持等多种原因,农村合作医疗逐渐解体。

提起农村合作医疗,就不得不提及当前正在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随着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越来越突出,2003年12月1日起,我省在澄迈、琼海和五指山3个市县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到2006年,全省18个市县和洋浦开发区都已经推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比全国提前两年全面推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后,参合率每年稳步提高,同时不断调整补偿比例和范围,农民受惠越来越多。

“所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是要区别于过去的农村合作医疗。它不再由各自的‘生产大队或公社’这样的集体经济来创办,而是由国家 and 各级政府出钱筹资,这样,筹资就有了保障,农民受益也有了保障。”韦少成说道。

韦少成告诉记者,实践证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曾经在广大农村为农民解决医疗保健、防治疾病问题上起到很大作用,在国

际上也得到好评。根据省卫生厅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他认为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乡村医生)是解决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组织和制度和技术力量的两大核心。

(本报海口10月14日讯)



赤脚医生给农民看病



医疗队下乡给群众打预防针



赤脚医生之间进行技术交流

读书

书话

●/艺文书摘

贾平凹“妙”语人生

一篇文章里,有一句两句妙语已经很了不起了,贾平凹的作品里,几乎是妙语一串串。他谈人性、谈足球、谈佛、谈文学艺术、谈世间百态……无论谈诸还是庄重,都是人生禅,读之着实让人生出豁然之心。《贾平凹妙语人生》可以被视为《贾平凹文集》的语言检索读本,既可窥视贾平凹的文学语言,也可以领略其个性。

自白

姓贾,名平凹,无字无号;娘呼“平娃”,理想于顺通;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岖。一字之改,音同形异,两代人心境可见也。

生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孕胎期娘并未梦星月入怀,生产时亦没有祥云罩屋。幼年外祖母从不讲甚神话,少年更不得家庭艺术熏陶。祖宗三代平民百姓,我辈哪能显发达贵?

原籍陕西丹凤,实为深谷野洼;五谷都长而不丰,山高水长却清秀。离家十年,季季归里;因无“衣锦还乡”之欲,便没“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愧。

先读书,后务农,又读书,再做编辑;苦于心实,不能仕途,拙于言辞,难会经济;捉笔涂墨,纯属滥竽充数。若问出版的几本小书,皆是速朽玩意儿,哪敢在此列出名目呢?如此而已。

——《我的小传》

我老婆骂我傻,说,怎么着,活到半百了,该你吃的时候,碗被别人先端了,该你睡睡的时候,枕头被别人抽走了。但我死不承认我是傻子,因为我爱我的写作,生怕谁坏了我写作的环境,一心做自己的转化,想把虫字变成蝴蝶,想把种子变成树林,柳青当年为了成全他做事的环境,就曾说过他是挑着鸡蛋筐子过街,不怕他撞了别人,就怕别人撞了他。

——《活人真是难事》

我是从新时期文学开始时就进入文坛,从事写作和编辑成了我几十年的一种生命方式。但我时常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当年不以偶然的机会进大学读书,如果不是在大学里当时去向不明的状况下而开始了写作,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肯定是一位农民,一个矮小的老农。或许日子还过得去,儿孙一群,我倚老卖老,吃水烟,蹴阳坡,看着鸡飞狗咬。或许在耕地日益减少、生产资料价格越来越涨、生活陷入困境时,我还得接着膝盖,咳嗽着,进城去打工。但我想,无论我会是哪一类生存状态的农民,可能也要去山上的庙里烧香磕头的。

——《在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的受奖辞》

●/社科选萃

《我的中学时代》序

■ 来新夏

中学时代是大多数青少年必经之路。凡是经过这段路程的人,都感到这是人生历程中珍贵而美好的时光,因为其间有许多人和事值得回忆和追念,但那又是自己尚未感觉到的青春萌动期,也会干些不尽如人意的的事情。中学时代,特别是几十年前的中学时代,由于每个人所处时代和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分流,寻求各人不同的走向。有的循序渐进平稳地走完自己的学程;有的经历社会潮流的冲刷,较早地觉醒,认识到个人的社会职责,不满现状而投身革命,分担国家的命运;有的家境艰难,辍学自谋生计,以承担和减轻家庭的负担;也有一些家道富足,席丰履厚的膏

粱子弟,终日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看来,中学时代真是一个既隐隐约约显示着前途,又令人忐忑不安的时代。它无时无刻不牵动着父母和老师的心,然而中学时代的种种切切留在每个人心灵上的痕迹,却难以遗忘。

我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天津求学的中学生。当我升入初中二年级时,日寇侵我国土,置国人于其铁蹄之下。为了苟安,全家迁居法租界。我进入一所私立中学,直读到高中毕业。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上了日寇黑名单的抗日者,老师都是不甘心屈身于敌伪机构,具有爱国节操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毕业于清华、燕京、辅仁、北师大等名校,学识

渊博,善于诱导,其中好多位后来都成为大学的知名教授。他们辛勤浇灌,苦心培育,为我日后的进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但少不更事的我也曾干过给他们起绰号,设圈套等恶作剧,因此深感愧疚而默默祷念,祈求宽恕!

感谢阿澄,想到“我的中学时代”这样一个好题目。他把五六十年,七八十岁,甚至已达望九之年的当年中学生三十多人,从现实生活中拉回到几十年前,让这些当年的中学生,把已模糊和淡忘的往事,重加梳理和挖掘。这不仅可以再一次涌动写作者的青春激情,而且这些几十年前的回忆,必然随之展现

出那一时代的社会背景,让人们约略地看到那个时代的一大侧影。阿澄的良好愿望很快地得到响应,许多年龄不等的当年中学生,都从不同角度回忆起自己的中学生往事,并形诸文字。这些文章都真实足信,清新可读。阿澄编成之后,嘱我写序。我粗加阅读,见所收各文作者虽有识有不识,但都是对社会卓有贡献的成功人士。我惶恐不已,未敢妄作,而阿澄雅命难违,谨缀数语,聊作小引云尔。

(二〇〇九年八月中旬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我的中学时代》一书即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未来总统的物理学

■ 陈凤桦

今年10月,令各方翘首以盼的创业板终于推出,这也给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供了新的平台。作为投资者,妙作创业板就必须了解一些起码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首选就是物理学。

但是,传统物理学教科书通常让大众觉得高深莫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学的普及,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年为文科学生开设的基础物理课却深得学生欢迎,并且被评为学生心目中的“最佳课程”。去年美国总统竞选连任之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课教书穆勒把这门课的讲义整理成书,取名《未来总统的物理课》(Physics for Future Presidents)在美国出版。中文版也于今年在我国问世,是一部通俗易懂了解物理学的好著作。

《未来总统的物理课》这本书主要列举恐怖主义、能源、核能、宇宙空间、全球变暖5个全球最为关心的话题,并以此说明掌握一定的物理学知识的重要性。例如,穆勒举例说:“无论美国总统来自哪个政党,他必须懂点物理学。”穆勒教授在书中说,“如果他不知道太阳

能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知道煤怎样可以变成石油,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带领美国进入清洁能源的新时代呢?”

在穆勒教授看来,一个人即使上过大学物理课,也很可能说不出子弹和炮弹的区别,而知道两者的区别对于一个国家制定反恐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再例如,对于全球能源的了解,也有助于总统来制定正确的能源政策。穆勒认为,以公众极为关心的能源问题公众中留存着大量的错误的信息,这些都无助于一国制定正确的能源政策。“大多数老百姓的麻烦不在于他们无知,而在于他们知道太多不是那么回事的事。”穆勒试图通过这本书纠正人们的一些错误看法。

以油价为例,多数人都认为石油在未来数十年内将耗尽。实际上,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穆勒认为,我们如此偏爱石油,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便宜,因为一旦石油价格稳定在60美元每桶以上,廉价的煤就可以通过一种叫“费托合成”的技术,将煤转化为石油。这种技术,纳粹德国在二战石油禁运时用过,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也在使用,至今还用煤来生产石油,这项技术之所以在美

国不实行,原因很简单,除了建设费用高昂,而且油价一旦稳定在60美元每桶以下,使用“费托合成”的技术就不划算,除非政府保证在油价回落时弥补损失,而仅仅以美国的煤储量,就有2万亿吨,以每年不变消耗10亿吨算,至少可以供应1000年。所以,但有石油在未来几十年耗尽的恐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穆勒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批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制作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虽然振聋发聩,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曲解和大量的经过挑拣的事实。尽管全球变暖确实是真的,但无论是程度还是危害,都没有戈尔说得那么严重,比如,大西洋飓风的频度和强度就与全球变暖无关。

“(戈尔的电影)是有力的宣传,但和所有的宣传一样,其中也隐藏着危险。”穆勒说,“一旦人们发现戈尔夸大了事实,也许就会拒绝真正的化石燃料引起全球变暖的科学结论。穆勒还描绘了夸大事实的可怕:“如果叫喊天要塌下来了,它真正危险在于,天可能不会马上塌下来,而人们将失去(对全球变暖)的兴趣。”



在对于二氧化碳的减排方面,穆勒也认为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未必能减少排放,建议将二氧化碳埋入地下或深海,来减少对大气层的危害。

笔者认为,此书的最大看点就是将高深的物理学知识说得通俗易懂并引人入胜,用授课教师理查德·穆勒的话说:“如果你对讨厌物理学,那是因为你遇到的是个不称职的老师。有些物理学教师用太多的数学把学生吓住了,而我一直试图不用高等数学来向公众解释物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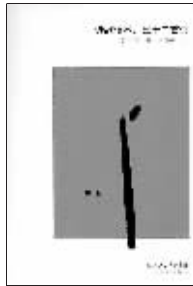
必须承认,笔者当初不喜欢物理课,就是因为我在上中学时,那个物理老师,喜欢用半懂不懂的数学公式来吓唬人。原来,物理学也可以如此吸引人。

●/书人书事

诗歌有自己的命运

——《诗歌读本:三十二首诗》序言

■ 李少君



这本书是两个人合作的产物。

我是一个懒散的人,写完后就往往不去管它了。我常说:诗歌一旦写出,就与作者没有关系,诗歌有自己的命运。确实,我一些诗歌的命运经常让我惊讶。比如为5·12大地震所写的《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患上了抑郁症》,由于新华社、《印度教徒报》的报道,一周之内竟传遍全世界。而且报道的标题本身也象一首沉痛的诗,新华社是“借助诗歌的力量,我们获得了坚强”;《印度教徒报》是“中国人借助诗歌克服悲伤”;还比如《流水》,曾引起轩然大波,在网上几天仅天涯社区点击率就高达二十多万,成为天涯社区一周冠军,随后被广为转贴,中国移动也将之制作为专门的手机短信供下载转发,关于它的评论也数不胜数。我经常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碰到别人跑来说读过这首诗,有些是完全与文学没有关系的人……一个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我只能说,什么都可能发生。而一个诗人所能做的,其实只是诚实地自由地写作,把其他都留给别人去管吧。写自己的,让别人去说吧。

这本书里的这些诗,荣幸地被张德明兄看中,激发了他写评论的欲望。我一向认为,评论本身也是一种创作,一种充满激情与创造性的创作。我无法详细地知道这些诗是什么打动了张德明兄,正如我自己其实常常无法预料是哪一朵花、哪一棵草、哪一个人或哪一处风景打动了人一样,我常在旅途中、行走中、与自然和人的偶然邂逅中遭遇诗歌。我瞬间被击中,然后不分通宵达旦地写出。我猜测,德明兄也会有这样的时刻和情形,在灯下,在窗前,他写下自己的感悟与心得,他会兴奋,甚至颤抖,然后平静下来,生活一如既往。

所以,不仅对我自己,对德明,我也要:一旦写出,就让文字去开始自己的旅行吧。

(《诗歌读本:三十二首诗》,李少君著,张德明评,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